

# 昙花开

□周天红



像要被火烤着了一样，滚烫得一秒也过不下去呀。

爹说，娃呀，大冬天落雪落冰的，你这是发哪门子疯。林大海说，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后来，林大海趁家里人没注意，一个大步翻出窗户，连爬带滚地溜出村子，一头跑进了城里。

进了城，刚下车，林大海大概是饿晕了，几大步就摔倒在车站旁边的补锅摊子门前。就这样，林大海学起了补锅的手艺。缘分呀，一切都是缘分。

师傅说，缘分，什么是缘分，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就像遇见昙花开一样。你和我的遇见是缘分，你和李二妹的事，也是缘分，就看什么时候能遇见。

师傅说着说着，又把林大海说蒙了。林大海早就听说，师傅不但补锅的手艺好，还上过学堂读过书，是个秀才。今天，林大海终于见识了，师傅几句话，把林大海说得云山雾罩的，佩服得眼睛都不眨一下。

师傅说，娃呀，你的心里装着怨，装着恨，那是一大堆一大堆，都装满了填满了堵满了，哪里还能装得下其他东西呀？比如，昙花开，你就是遇见了，也看不见呀。

林大海抬起头，听着师傅说话，偶尔提起茶壶把茶杯满上。

师傅说，你家里穷，那是没办法的事。李二妹家里穷，那也是事实。她娘躺在床上，害着大病，半年爬不起来，要钱医病。她爹走到那一步，也是万不得已。谁不想看见自己的儿女过上好日子呀。说白了，一切都是那个年月造成的。穷啊。

林大海看了师傅一眼，赶紧把茶水给师傅满上。

师傅说，娃呀，你都快十年没回村子没回家了吧？其实，五年前，一场车祸，李二妹的男人就死了。后来，村子里好些人上门说媒，李二妹闭门不见。她在等你呢，等你这朵昙花一现。

师傅真是师傅呀。林大海的事在师傅那里，掌握得一清二楚，滴水不差。林大海感觉自己在师傅面前，就像坐在澡堂子里一样。

林大海说，师傅，你心里装着那么多事，是不是也留了一个角落，等待一朵昙花一现？

师傅骂了句，你这个娃。就在师傅举起手想打林大海时，林大海转身一躲，早跑出了屋外。

师傅说，你个娃，干什么去？林大海说，回家，回村子，等昙花开。师傅又骂了句，你这口锅，我算是给你补好了。

师傅咯咯地笑，笑得一屁股坐在了旁边的一口废旧大铁锅里，差点把锅坐成了两半。

# 标哥的坐标系

□吴小军

高中毕业三十年，我们相约去看标哥。标哥是我们高三的班主任，今年光荣退休了。看标哥，不能空手，总要带点礼物吧？也就买点水果饮料啥的，大家各自准备。阿教说，这些，没意思。

标哥是阿教给毛老师取的绰号。这个“标”可不是膘肥体壮的“膘”，是“标点符号”的“标”。确实，毛老师一米六七的个，却足足有二百多斤，叫个“膘哥”也不过分。据说，他原来还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后来伤了，体重就失控了。但毛老师其实大学学的是数学，是我们高三的数学老师。“标哥”的绰号，既然和毛老师的身板无关，那和什么有关呢？说来也许你不信，和坐标有关。

标哥一开门，立马一片欢腾。标哥还是大，脸上的胶原蛋白明显有些许衰减。头发还是乱，白了好多。身材还是那么“膘”，腿脚有些不方便了。见了我们，他非常开心，搂搂这个，拍拍那个，像一尊欢喜佛，乐得我们不得不站在他家客厅里就先快乐地回忆了一下升入高三的第一节课。

那天，闹哄哄的课堂里，讲台上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个胖子。硕大的头颅，一头蓬乱的短发，汗水沿发脚流下来，油光光地明亮了一张团团圆圆的肉肉的大脸。

我姓毛，是你们高三的班主任，数学老师。胖子开口了，细细的眼睛里闪着快乐的光。教室一下静了下来。这个班主任看来还好相处，没有传说中高三班主任灭绝师大的高冷。同学们兴奋地开始交头接耳。

好壮！好胖！好虚！好欺负！

很多人偷偷笑了。毛老师接着说，我给你们每个人建了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高三嘛，五天一大考，三天一小考，考试的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寻找不足，看到差距。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就是把你们每一次大考小考的名次当成坐标，时间是横轴，名次是纵轴，一个月之后，我把各个点连在一起，就可以看到你们进步或退步的轨迹。

轨迹呢，有三条，一条是班级的，一条是年级的，还有一条是全省的。你们每个人给自己设好目标，进步了多少名，我有奖励。当然，退步了多少名我会单独找你谈话。一年之后，我会把每个人的坐标系，送给你们当做毕业礼物。

太可怕了！所有的同学都惊呼。标哥威武！阿教低吼了一声，全班又是一片欢乐。

标哥，呵呵，我喜欢。毛老师眼睛里依然闪着快乐的光，如果你们也愿意这么叫，他耸了耸肩膀，眉毛一挑，我不介意。

哇塞！同学们沸腾了。这标哥竟然是如此亮剑！从此，我们就活在了标哥的平面直角坐标系里。

一阵哈哈大笑之后，标哥让我们坐。各自放下手中的礼物，也无非是水果饮料之类的。标哥说，不用礼物，你们能回来看标哥，标哥就很高心了。

我们突然意识到什么，有人就问阿教，你准备的礼物呢？阿教不慌不忙地从身上的挎包里拿出厚厚的一叠东西，标哥，当年您的平面直角坐标系让我们有了目标、有了动力，不但让我们都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也让我们学会了管理自己的生活。以前您忙，没时间。现在，您退休了，我也送您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您得把身体养好！

他打开手中那沓东西，好大一沓广告纸，上面画着一个大大的平面直角坐标系，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体重！

标哥眼睛湿润了，他接过阿教手里的礼物，给了他一掌，好小子，君子报仇三十年不晚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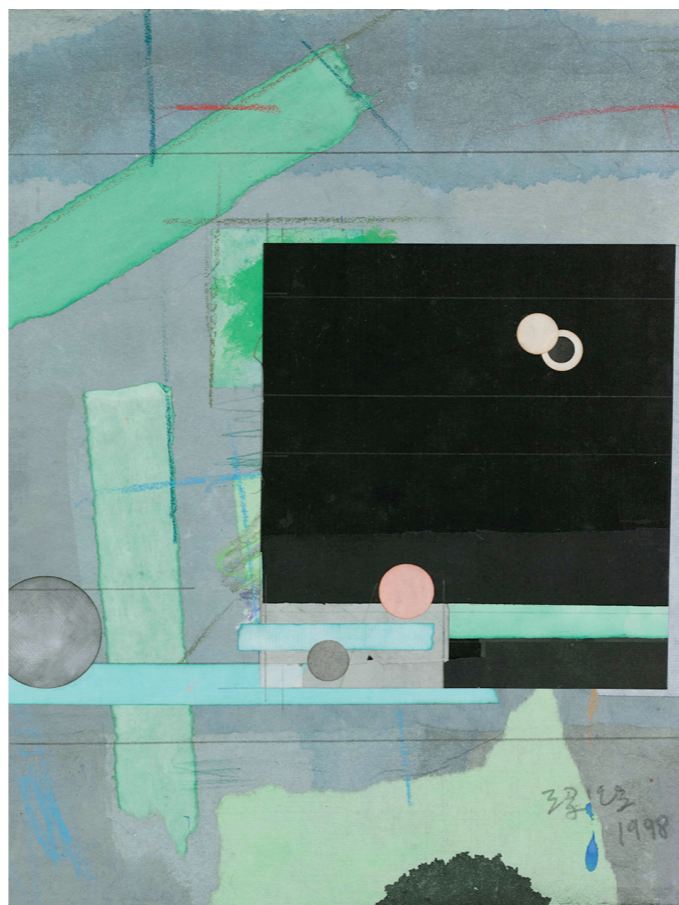
阿教说，我还有创新，我建了个群，同学们都在群里。以后啊，您就每天上传数据，我呀负责在您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上画点连线，然后发到群里……我们一起大笑，我们一起监督您！

一年后，我们再来把您的平面直角坐标系送给您！阿教说。

标哥哈哈大笑，行，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一年后，我要身康健地等着收你们的这个礼物。

# 熟 | 能 | 生 | 厌

□王皋子



## 无题

(色、墨、宣纸拼贴)

□梁铨

随着最后一捺肆无忌惮地“踢”出，招聘广告的誊抄便收了尾。他原本是要以顿笔结束的，不想那笔却没听他的，这令他很是懊恼。

不过，向他讨写广告的发小却跟捡到了宝贝一般，双手举着广告，乐滋滋地拿去张贴，啧啧赞叹：好看，好看！

好看，那就拿去天天看吧。他当然不客气，心里说，白帮你忙，不管写得咋样，换你小子句好话还不应当！

他的毛笔字一直是单位里最棒的。过去，单位办墙报写个通知什么的，基本上都让他给写了。随着电脑打印的普及应用，他的毛笔也便渐渐歇业了。不想，这发小却一直惦记着他的笔。这不，公司业务扩展，要招人发了，发小便夹了一卷红纸来讨劳他那支蒙灰的毛笔了。

发小的到来，倒是一下子勾起了他的“书瘾”。多久不动毛笔了，手头早已痒得不行。只是，这“书瘾”来得快，去得也快。开头几笔倒还是兴致十足，写着写着，便来了倦意，笔头有些任意妄为了，就像当年完成工作任务般。那字，他是越看越不顺眼。好在发小喜欢，才让他稍稍有些熨帖。要不，他非撕了重写不可。

不久后，侄子结婚，有好对联要写。他字写得最好，这个差事，他当仁不让。开始兴头还足，端架作势。只是写着写着，就来了倦意，笔头有些不听脑召唤，就像当年完成工作任务般。那字，他是越看越不顺眼。好在旁边的客人赞声不绝，助了他不少兴，他才把对子写完。

又过了些日子，他的“书瘾”又上来了，只是这回却没人来请他写字。他取过毛笔，抽出几张废旧报纸，就认真地写了起来。开始几行还挺如意的，写着写着，就来了倦意，有了当年完成工作任务般的感觉。他干脆把那字揉成一团，扔进了旧纸箱。

这一日，他百无聊赖，一人倒剪着双手沿街瞎逛。走着走着，前面一幅广告吸引了他。那显然是一幅招聘广告，红纸已旧成了白纸，广告头也脱落，垂了下來，差不多把招聘标题掩着，但未掩住的字却那么飘逸潇洒，像有一只无形的钩子把他的眼神给牢牢地勾了过去。特别是末尾那一捺，“踢”得那么奔放洒脱自然，富于韵味——噢，这字好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他眼睛突然一亮，这不就是他给发小写的那张招聘广告吗！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时他咋就那么地看它不顺眼呢！

回到家，他找出原来被他揉成团的报纸，怪了，上面的字竟也是这么飘逸潇洒，而且越上下面字越潇洒耐看。他越上越下看着，比较着，想着，呆着……

嘻嘻，咯咯……沙发上孙子的傻笑打断了他的，孙子正让电视逗得前仰后合。

笑啥呢？孙子那可爱的样子，让他忍不住走去抱进怀里，一起看电视。电视里一只狸花猫正在逗弄一只羽毛球，活泼可爱，憨态十足。他记得从前自己也养过这样一只猫，也这么顽皮过，他怎么就没看出可爱来呢，倒是常被它嫌弃地用脚拨得远远的？

来，差不多把招聘标题掩着，但未掩住的字却那么飘逸潇洒，像有一只无形的钩子把他的眼神给牢牢地勾了过去。特别是末尾那一捺，“踢”得那么奔放洒脱自然，富于韵味——噢，这字好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他眼睛突然一亮，这不就是他给发小写的那张招聘广告吗！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时他咋就那么地看它不顺眼呢！

回到家，他找出原来被他揉成团的报纸，怪了，上面的字竟也是这么飘逸潇洒，而且越上下面字越潇洒耐看。他越上越下看着，比较着，想着，呆着……

嘻嘻，咯咯……沙发上孙子的傻笑打断了他的，孙子正让电视逗得前仰后合。

笑啥呢？孙子那可爱的样子，让他忍不住走去抱进怀里，一起看电视。电视里一只狸花猫正在逗弄一只羽毛球，活泼可爱，憨态十足。他记得从前自己也养过这样一只猫，也这么顽皮过，他怎么就没看出可爱来呢，倒是常被它嫌弃地用脚拨得远远的？

中国消防救援 CHINA FIRE AND RESCUE 一直在您身边！

# 用火防火不失火 为国为家为你我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